

惜流光

下

XI
LIUGUANG
「千岁忧」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惜流光

千岁忧 著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惜流光:全二册 / 千岁忧 著 -- 北京:

中国画报出版社,2015.6

ISBN 978-7-5146-1001-7

I. ①惜… II. ①千…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59254 号

惜流光

千岁忧 著

出 版 人: 于九涛

责任编辑: 张文杰

责任印制: 焦 洋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 邮编: 100048)

开 本: 16 开(680×960)

印 张: 31

字 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定 价: 48.80 元(全二册)

总编室兼传真: 010-88417359 版权部: 010-88417409

发 行 部: 010-68469781 010-88417417(传真)



第一章 风起江南	001
第二章 淮安祝寿	014
第三章 似是故人	026
第四章 翩若惊鸿	036
第五章 浮生若梦	051
第六章 且向奉都	063
第七章 帝台王榭	074
第八章 学馆初啼	085
第九章 熹庆国师	096
第十章 惊魂迷心	108



第十一章 夜长情短	120
第十二章 探月窥花	130
第十三章 不怨王孙	142
第十四章 故地重游	152
第十五章 黄雀在后	163
第十六章 无情有思	174
第十七章 宫阙重重	185
第十八章 菊宴相争	197
第十九章 谋定后动	208
第二十章 十年旧事	221





第二十一章 闲愁生恨	234
第二十二章 玉碎金裂	243
第二十三章 雪夜情倾	253
第二十四章 孤山有旧	266
第二十五章 冬至宫宴	278
第二十六章 帝王心思	290
第二十七章 雾锁三生	300
第二十八章 挥剑疑情	312
第二十九章 立储之争	322
第三十章 忠义恩怨	332

目录

CONTENTS



第三十一章 凤台折桂 343

第三十二章 无由恩宠 355

第三十三章 鲜花着锦 365

第三十四章 风雨欲来 376

第三十五章 父女隔心 386

第三十六章 皇子野心 396

第三十七章 杀机渐起 407

第三十八章 非生即死 4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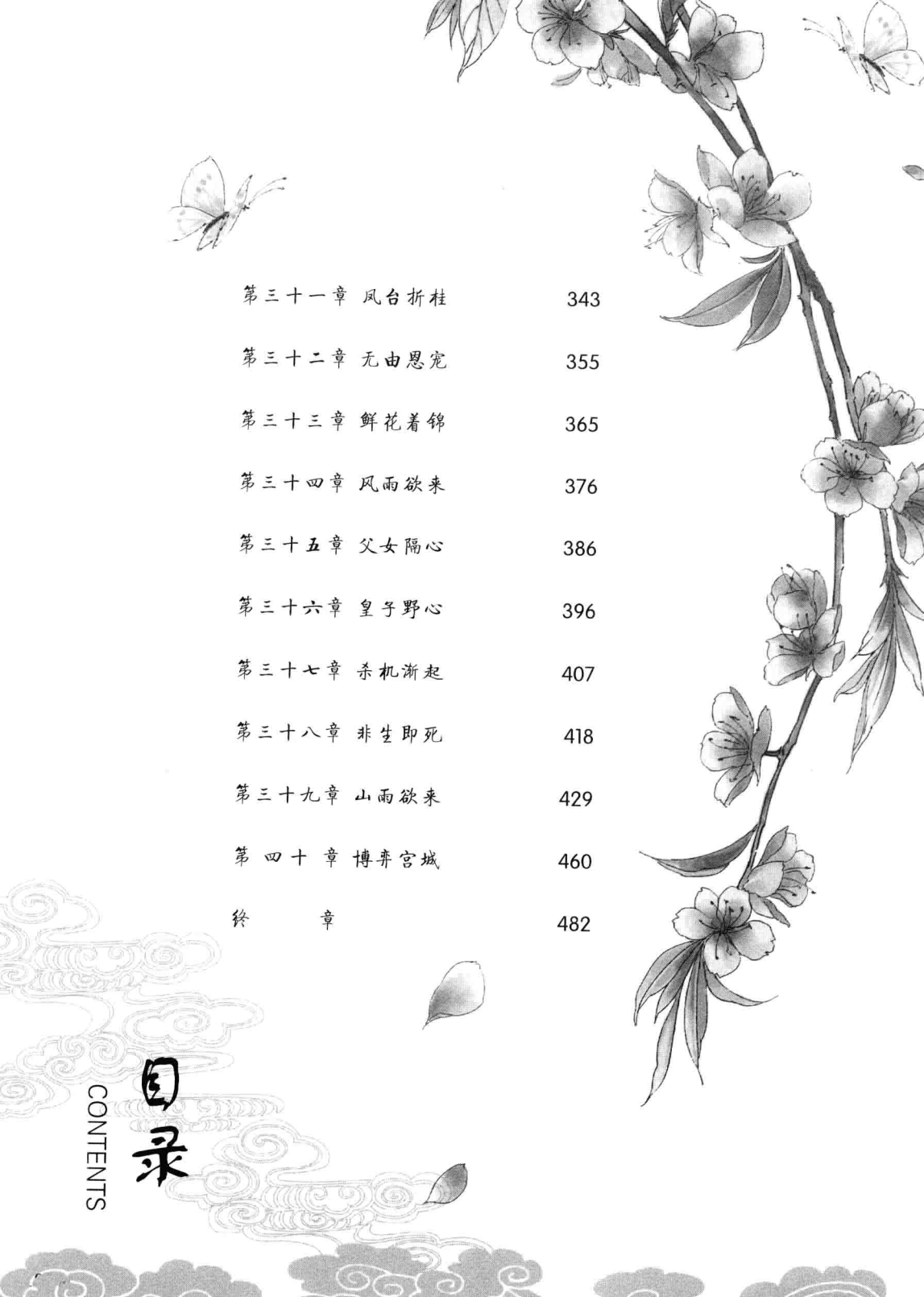
第三十九章 山雨欲来 429

第四十章 博弈宫城 460

终 章 482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二章

玉碎金裂

薇宁怎么也没想到，她竟会带自己来静王府。德怡公主喝多了，她却没有什么。由不得自己，站在静王府的大门口薇宁手足冰凉。

“四哥，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

德怡公主身份尊贵，入了静王府后无人敢拦，直接冲到明园，在门口被莫言拦下。

她瞟了薇宁一眼，恭敬地道：“公主，若虚先生正在里面为小王爷诊病，请稍等片刻。”

“是怡儿吗，进来吧。”房内传来萧颂温和的声音。

房里没点火盆却有股暖意，女帝怜惜自家兄弟侄儿，不仅给王府铺了御造的地龙，还赐下东山水玉制成的屏风，放置房内可使冬日不干不躁。萧颂的头上微有薄汗，神情有些恹恹，坐着没有起身。若虚子正在屏风后收拾着医具，探出头对薇宁挤了挤眼。

德怡公主放轻声音，关切地问道：“四哥，你好些了吗？”

“放心，你四哥没那么容易死。”萧颂招手示意她走近些，摸了摸她的额头问，“脸怎么这么红？”

德怡公主捂着脸道：“没事，不过是喝了点酒。”

“去哪儿吃了酒，快坐下来歇会儿。莫言，你去端些醒酒的茶汤给公主。”

莫言蹲身应了声，转身出房前又看了眼立在一旁的薇宁。

自被德怡公主拉进房之后，薇宁就垂首站在一角，直想把自己藏起来谁也不见。过了会儿她忍不住偏头去看，哪知萧颂只顾与德怡公主柔声说着话，竟连往

这边望一眼也不曾。

若虚子不知打的什么主意，磨蹭半天也没收拾好自己吃饭的家伙，到最后还坐下来开始一根根擦拭银针，大有坐到底的意思。

德怡公主自然也看到若虚子鬼祟的模样，指着他问道：“你是谁，见到本公主为何不行礼？”

“不得无礼，这是若虚先生。”

若虚子龇牙一笑，他本就没多少尊卑之念，就是在静王爷面前也是百无禁忌。

德怡公主打量了他一会儿，皱皱鼻子放了他一马，“我给四哥带了泰和楼的香酥鸭子，快，拿上来。”

若虚子慢悠悠地阻拦道：“公主，小王爷病体未愈，宜进些温补之物，这种东西还是算了。”

德怡公主闷声道：“偏要你来扫兴！”

萧颂笑了笑，“怡儿，我让人从静柳斋定做了套千丝锁，你一定喜欢，如今就在父王那里收着，待会儿我让人拿过来。”

“谢四哥，还是我过去拿吧，许久未见舅舅了。”德怡公主闻听有新奇玩意儿，心已飞去了静王那里。

德怡公主走得匆忙，已忘了房里还有一个人是她带来的。薇宁自觉站也不是，留也不是，只得悄没声地跟着往门外退。

若虚子张口叫道：“叶姑娘，许久不见了。”

薇宁无奈停下脚步，屈膝行礼，“见过若虚先生。”

不等若虚子说话，萧颂有些恼火地道：“若虚先生辛苦了半日，该好生歇息去了！”

看着若虚子一脸遗憾地走掉，萧颂挥退了所有人，这才看向薇宁。

他的目光深沉，看得她心中慢慢升腾起丝丝痛意，忙垂下眼将关切掩了去。又是一段时日未见，两人之间似是更加生疏。薇宁有心问问他的伤势，却又不知如何开口。

还是萧颂先道：“怡儿年纪小，有时候看起来过于娇蛮，实则天真得很。”

“是，公主性纯情真，自有其可爱之处。”薇宁只当他在替德怡公主今日的鲁莽举动说话，便应和了一句。

可他寒了脸话锋一转，“所以叶姑娘不必在怡儿身上费工夫了，她对姑娘所图之事并无用处。”

薇宁霍然抬头，他竟以为是她别有居心去接近德怡公主！

“小王爷误会了，我一直在三京馆安生待着，并无刻意接近公主之意，今日更是公主相邀，至于来静王府更非我本意……”薇宁说到此处突然无力继续，想想她的身份，即使萧颂将她想得更不堪也正常。

“难道宫中出事不是你所为？假借救怡儿一命，好让她对你心存感激……”

薇宁的心里泛上丝丝苦意，原来在他心中她已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那一回她被长青会掳去，密室中听到的咳嗽声令她心绪惦记。如今想来一定是她幻听了，萧颂并没有去救过她，或者说那个萧颂与眼前的萧颂并非同一个人。

她微闭了眼，将心底的妄想狠狠斩断，缓缓地道：“小王爷一眼便看穿了我的企图，实在是高明，佩服，佩服。那么……我是心存恶意接近公主，你待怎样？”

萧颂只觉她唇边嘲讽的笑容十分刺眼，猛然站起身，长久地注视着她。

房外隐隐有动静，似乎是莫言往里走的声音：“小王爷，奴婢……”

话未说完，便被一阵瓷器碎响声打断。萧颂冷喝道：“谁也不准进来！”

此后再无人声，房内十分安静。薇宁漠然看着碎了一地的茶具，思忖着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淡淡药香气息逼近，萧颂浅浅的呼吸声几乎就在她耳朵旁边，薇宁不知他为何靠得这么近，白瓷般的脸庞禁不住浮上一抹似有若无的嫣红。

她听到他轻轻地问：“你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

嫣红迅速消失，薇宁抬起苍白的脸与他对视：“你可以试试，萧颂，别逼我先杀了你！”

“你杀吧，只要你下得了手，在这里……再刺一剑！”

他一把将她的手拉到心口。胸腔下那颗心的跳动比平时快了许多。隔着薄薄的衣衫，她能感到一股热力透出，那热力似越来越强，烧得她手心发烫，并沿着手上的经脉游走全身，直到她全身都发起热来，身体止不住地轻轻颤抖。

薇宁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可最终没有出声，凝视着他的双眼眼里盛满了悲伤，甚至有一丝绝望。虽然她出手伤了萧颂，可为何偏偏自己的心也痛起来？生似梦，情似盅，他们就像是在密林那夜般接近，纵使她在心底一次又一次提醒自己他是皇朝贵族，但仍有些情思迷蒙。

“萧颂，我们……”

萧颂的目光一直紧紧地盯着她，仿佛随着她粉唇微动，心里紧绷着的那根弦也彻底断裂。他叹息一声，手上用劲，将她拉入怀中。

他身上有伤，内力全无，只需轻轻一推便可分开。她没有动，僵着身子安静地待在他的怀中，良久才闭上眼，泪水涌进眼眶。她似乎看到自己站在悬崖之上，前行一步便是万丈深渊，足以让她粉身碎骨。

“若我要你陪在我身边，你会不会留下来？”

梦就是梦，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只是这个梦实在太短。薇宁睁开眼，缓缓离开他的怀抱，苦涩地道：“不能。”

她是掩藏身份辗转回京为父报仇的孤女，陪着他意味着忘记仇恨，忘记前尘旧事，忘记曾经的艰难遭遇，她怎么可能留下来？

其实她的回答萧颂已经猜到，可是听到那斩钉截铁的两个字，仍忍不住身子一震，跟着心中一酸。他抚上自己的胸口，那里有道刚刚愈合的伤疤，是她留给自己的一道印记，即使愈合得再好，也是隐隐作痛。心痛仿佛磨灭不去的疤痕，深深烙在心口。

分开的两人谁也不敢去看对方的眼眸。萧颂似乎有些体力不支，退了两步捂住胸口坐下来，垂头叹了一口气。那夜在密林中，他虽然不清楚陆仪廷的来历，但从他临死前说的话已猜出了个大概。他亦与陆仪廷的猜测相同，她的父亲一定就是那位惨死在国师之手的周姓臣子，只不过她不肯承认自己的身份罢了。

萧颂沉声问道：“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在和谁作对，就是势力强大的长青会也不曾撼动过姑母的地位，难道凭你一人之力就能做到？”

薇宁当然想过，她在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将要与什么样的人抗衡，一个惊才绝艳的女皇帝，一个为私欲手上沾满血腥的女人。

她轻声回道：“我不是长青会那些打着反旗、想拥立什么王室子弟恢复正统的人，那些大义或许说出来很好听，可在我眼中什么也不是！萧颂，或许在你的眼中，她是个英明贤良的帝王，那些死了很多年早被人遗忘了名字的前朝臣子，不过是成王败寇朝代更替时微不足道的牺牲品，根本不值得同情。可是就算他们命若蝼蚁，也是人命，总会有人为了他们伤痛。”

萧颂的眉间聚起一股郁色，却无力反驳，深知这件事永远也没有商榷的余地。他沉默了半晌突然苦笑，德怡公主随性胡闹，浑然不知将他二人置于这等情境。

“说到长青会，上回他们对你出手，是否已经知道你就是那夜劫走陆仪廷之人？”

当日宫中出事，彻查无果之下便将罪名安在逆党身上，反正他们做了太多大逆不道的事，多这一桩也不算多。而紧跟着薇宁出宫路上被抓，人们自然而然地也

归结到长青会身上，逆党行事莫测，究竟是何用意只有问他们自己了。

后来封长卿将她好端端地带回来，三京馆的女学子们诸多猜测。谢吉安还亲自出宫见了她一面，已是内卫的她可以不理睬学馆同窗，却必须向谢吉安交代清楚。她只说自己才出宫便中了毒，被人掳去几日便吃了几日的药，长青会白白地将她关了几日，什么也没来得及问。

萧颂这么问倒不是对薇宁和长青会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怀疑，而是担心她会再有麻烦。

薇宁不敢让他看出端倪，斟酌着道：“应该不是，那夜我才一出宫便有人在吃食里下了毒，长青会的人误打误撞倒叫我侥幸捡回一条命。至于他们为何这么做，我也想不明白。”

“长青会的人都是亡命之徒，他们一定不会罢休的。”

“不会的。”薇宁感激地看他一眼，他并不知道那一日他带病出现在城郊小院时，她也在场，所以，他不提自己为她担忧，并非她不知道。

可她不能提起此事，或者道一声谢。难道告诉他，当他拖着病体寻她不见之时，她就在一板之隔的密室里和逆党商谈合作？他们之间需要避讳的事太多，顾忌也太多，纵使前一刻相依相偎，下一刻转身便是天涯。

再留在这里也无益处，德怡公主也差不多要回来，薇宁咬着唇想了想道：“差点忘了恭喜你，听说你就要成亲了。”

“听说是这样。”萧颂没有否认，望着她神色间淡淡的，似乎在说着别人的事。

也对，原本就是别人的事。薇宁收敛心神，转过身子快步走出去，没有再回头看一眼。

听着她轻轻的脚步声渐渐消失，萧颂沉默半晌才咳出压抑了许久的丝丝痛意，胸肺间像被撕裂一般。

奉都城今冬的寒意来得格外迅猛，未入深冬便下了场大雪，寒风冷雪将奉都城吹洒得一片雪白。京都较别处繁华，总会有大大小小的乞丐游走在城中的大街小巷讨生活，如此寒冬真正让他们的日子艰难起来，哀哀地想不知道能否熬过这一冬。直到听说国师在四个城门口支起了粥棚，大家伙儿才从破败的藏身处走出来。

粥棚搭得很及时，国师还命人在城门外搭建了几处临时的居所，供无家可归之人居住。大冬天能有口热饭吃就不错了，国师大人居然还管住，不少人当场泣

跪，直呼国师大人是菩萨转世，实乃朝中第一善心人，甚至有不少人悄悄地给国师立了长生牌位。

京都第二场雪花刚刚飘起时，上将军郭宏回京颐养的车驾也终于到了奉都城外。

郭宏戍守边关二十余载，此行不知何故将家眷留在乡间故居，只带着几名家仆回京。一路护送他的礼部侍郎杨铎殷勤效力，生怕老将军有个不妥，加上知道陛下急着见老将军，故而一到奉都就忙入宫奉命。

郭宏却不急，仰头看着城墙上空灰暗的天，零星雪花飘落下来，打在他的花白胡须上，扑入他深深的皱纹里。

老家仆站在身后袖着手呵呵笑道：“瑞雪兆丰年，看来明年定有个好收成。”

“可是连连大雪，不知留在边关的将士们怎么样了。”郭宏的心头却有些阴郁。朝廷养兵历来是上头重视，下头应付，钱拨得再多，一层层关卡过完就剩不了多少，军饷发得不及时是常事，吃穿上面也多有克扣。年前有阵子发的军粮竟掺杂着陈粮，军营里吃死了人，闹得极大，最后还不是照样只摘了几个无足轻重的小官的乌纱帽，但愿今年的冬衣没什么猫腻。想到这些，郭老将军再没心情欣赏雪中的城墙，回到车内，示意马车继续前行。他们一行人没有去城郊的驿站，按接他回京的那位礼部侍郎的话说，陛下心挂老将军身体安康，特准直接进入京见驾。

长长的车驾由大开的西门直入奉都，城门处几口支起的冒着热气的大锅引得行人注目，那儿显然是座粥棚。粥棚前领粥的老少们捧着各自的碗，规规矩矩地排着队，旁边是京都守备营抽来的小队军士，挺像灾年时候赈灾的架势……可没听说京城闹灾啊？眯着眼养神的郭宏突然敲了敲车板，示意人去打听一下，这是谁在行善。

少顷，家将打听了回来禀道：“将军，是国师府设的粥棚，不光是这里，其他三个城门口也设有。”

“有意思，国师……”郭宏拍抚着自己的老寒腿，陷入深思。他知道国师这个人，国之妖孽，女帝的宠臣，虽手无缚鸡之力，却屡屡出手狠辣。这样的人居然也会开粥棚行善？

雪花飘飘洒洒地下着，不多时地上便已覆着薄薄的一层白絮。三京馆门前的雪被车轮轧出了道道痕迹，纵横交错，凌乱不堪，中间的雪已经化开，污水混着泥泞，让人落不下脚。

从礼部回来的女学子们累了一天，早有宫婢候在门口等着接她们。柳月踮着

脚往门外探了又探，直到最后一辆马车上的人进入学馆，她依然没有看到自家姑娘的身影。

将近年关，礼部的事蓦然多了起来，倒不是朝中有什么大事，而是又快到“三节两寿”中的春节。每到年尾，各部皆闲，礼部却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时候。京中事忙，礼部还要管那些打外面回京要晋级考核与上京觐见的官员吃吃喝喝，回回忙得人仰马翻。三京馆的女学子们在这时候终于真正见识到礼部的忙碌，最近几次学馆不再安排她们去其他地方，只往礼部跟班做事。

今日天不太好，还下起了雪，学馆去接女学子们的车已全都返回，可柳月却没等到薇宁。

说起来她在薇宁身边日子不短，离宫里那种钩心斗角、打斗刺探的日子渐远，竟也慢慢习惯了这种生活。再说伺候人的活计不累，尤其是跟着薇宁，几乎不需要太费心，只需定时给宫里去个消息便可。眼见着雪越下越大，天色也慢慢变暗，柳月心里禁不住有些发慌。她有心去打听一下薇宁为何还未回馆，但又不知该问谁。她主仆二人近来在学馆颇受冷落，估计不会有人告诉她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对了，司正大人！柳月匆匆去了凌云阁，也只有刘司正待她们还算亲厚。

哪知到了凌云阁，刘司正竟也不在学馆，她只得向桑嬷嬷说了此事。桑嬷嬷一听居然还有人没有归馆，便立即派了人去查，结果派去查问的小宫婢们皆回报说没有人知道薇宁的去向。桑嬷嬷知道事有蹊跷，也不敢擅做主张，只是焦急地等刘司正回来。

奉都一条不起眼儿的小巷，薇宁正抱着一方尺长的木匣子，独自在风雪中踽踽而行。她穿着三京馆的学子袍服，外面披了件素青斗篷，小脸被毛茸茸的兜帽护住，抬头看到前方的巷口才轻轻呼出一口白气。

这是第二家了。她怀中那个木匣子里装着的是请柬。冬至宴近，宫中素有分赐百官礼食的习俗，陛下今年要在宫中宴请五品以上的官员，也有借此为即将归来的上将军郭宏接风洗尘的意思。百官公卿齐聚一堂是何等场面，上下人等无不重视，司礼的内侍监往礼部跑了好几回，光是拟定人数、抄录请柬就花费了几日的工夫，还要一遍遍地核对仔细，再派人分发出去。薇宁的字写得好，一早到了礼部公堂便被叫去抄录了一整日，直至过午才抄完分给她的那些请柬，手腕子已有些发麻。本以为这就算完了，待与其他学子同回学馆之时才被告知，她还得跑腿去送请柬。

礼部的堂官不知犯了哪门子病，突然说人手不足，要这些女学子也去跑腿。之前各有分工，薇宁抄录时其他女学子结伴出行，乘车去各府分发请柬。独到了她这里却要单独前去，委实有些不公平，明显是在针对她一个。可薇宁自问并没有哪里得罪过这些官吏，想想总脱不开学馆里那几人，她不愿多事，领命离去。

要去的地方不多，念在她抄录请柬不容易，别人去十家，她只要去五家就行了。只是坏在这五家官员的府第过于分散，几乎要从城南跑到城北。适才去的那位大人是一位御史，似乎清廉过了头，住在左家巷这样逼仄的小地方，下雪后连马车也不好走，薇宁只得自己走着进去。

巷口停着的是礼部老旧的马车，车夫从一旁的屋檐下钻出来叫道：“叶姑娘，这是第几家了？”

“第二家，接下来咱们去枫林巷，户部文大人的府第。”

车夫去过那地方，路程可不算近，但见薇宁低头钻进了马车，不好再说什么，跳上车驾吆喝马儿起步。他回头看了眼马车上随风飘摇的帘子，微不可闻地叹口气，也不知道这姑娘得罪了谁，上头吩咐今日定要她吃些苦头才行。雪天马车行走缓慢，车夫看了看周围，这一片店铺不少，即使一个女子落单也不会出事，便轻轻一拉车辕上缠好的绳索。马车前端突然一沉，马儿仰首长嘶一声，停步不前。

车夫下去看了会儿，沮丧地来报：“叶姑娘，咱们的车怕是不能走了。”

薇宁也知今日之行不会一直顺利，坐在车里淡淡地问：“出什么事了？”

“马车突然坏了，天寒地冻的，我看一时半会儿修不好。”言下之意便是车不能坐了，你得自己个儿走着去送。

若是仅凭自己一双腿入夜也送不到其他三家，可她必须得在今日回去复命。望着车外漫天飞雪，薇宁略有愁意，倒不怕风雪欺人，只是真得顺了那些人的意弄得自己狼狈不堪才行？她抱着匣子下车，一阵冷风夹着雪花吹过来，霎时呛得她咳嗽起来。

车夫看着不忍，想了想叫住她，递过来一把伞，说道：“姑娘请小心。”

她没有拒绝，撑起伞往西行去。车夫望着她的身影叹了口气，怎么会有人要难为这么美丽的女子呢？授意他这么做的人本要他一处也不送的，刚刚心软跟着送了她一程，还将她放在这处人多的地方，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冬日天寒，呵气成霜，薇宁撑着伞慢慢走在风雪中，间或看一眼街旁店铺的招牌。在看到盛安堂的金漆招牌时，她站定了身子，听飞舞的雪花打在伞上，簌簌轻声更衬得伞下空寂。她的心思并不如外面表露的那般悠闲，而是一个个地想谁最

有可能这么做。也许是韦燕苒指使人做的，她惯出风头，总会有人看她不顺眼，还有可能是某位受她连累的大人，比如说杨晋……总之入京后她得罪的人不少。

盛安商会已烟消云散，盛安堂自然也已经易主，不知封长卿可在里面。她轻轻转动伞柄，想了想仍是继续前行，不意发现后面有道崇崇人影。

难道竟不给她半点退路？薇宁皱了皱眉，原想着那些人故意使绊整治她，要她独自出来送帖，又把她扔下车便已到了头，这会儿看看竟然还有后着。真当她软弱可欺？

她不动声色继续前行，足下加快了步伐，走了不到一刻后，在一间卖吃食的铺子旁突然闪身藏了起来。缀在她身后的人急忙追上去，才发现铺子一侧是条偏僻的小道，小道并不长，顶头已被堵死，有座四面漏风的破草棚子。可薇宁却不见人影，雪地上只余浅浅一道脚印，在正中处消逝不见，还有一柄油伞在地上打转。

来人不慌不忙地退后几步，拿出个哨子轻轻吹了一下，尖厉短促的一声哨响之后，几道人影借着风雪之势出现，在附近仔仔细细地搜起来。虽然天色还亮着，可是这些人手上却持着明晃晃的利剑，一步步地向小道尽头逼去。

薇宁正站在小道尽头的草棚子后，这里原先住着的大概是乞讨之人，如今国师开粥棚建住屋，草棚子自然留不住人。她从缝隙处看着来人召了同伙，心里一紧，若是只有一人，她自问可以应付得了，诱他过来拿下便是，可惜此人居然十分谨慎，还知道叫人，难道在他眼中，自己并不是个弱质女学子？眼下来的人有五个，她还真没有把握对付。

薇宁仍在分析来人的身份，似乎与她原来的猜测有些出入，但那些人手持利剑总不是好事。眼见着来人越逼越近，她怀抱木匣，右掌猛地从斗篷里推出，激得草木雪粉铺洒开来，虽然不能伤人，打在身上却有些生痛。那五人护住头脸躲避时，薇宁抬起脚，足尖在墙壁上轻点，斜刺里飞身向前一冲，纤纤手指并拢成刀轻轻一挥，砍在正对面一人的臂膀上，登时将他的胳膊划出一道深深的伤痕。那人闷哼一声，手上的剑已拿捏不住掉落在地，忍痛叫道：“她手上有古怪！”

他叫出来声的同时，薇宁已如一道风影连冲过两人面前，接连两道痛呼，又是两条深深的血痕。殷红的鲜血滴落在雪上，不多时成了粉色，如同寒冬时节盛开了朵朵桃花。

薇宁心中暗叹，才伤了三个人。

那五人中明显以一路跟踪薇宁之人为首，他暂时没有发动攻击，而是看着薇宁虚垂在身侧的手。两相交手，他已看出这个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姑娘家一点也不

简单，连刺三人，下手极有分寸，难得的是她大气也不喘，头顶的帽兜端端正正不见散乱。

他哑着嗓子道：“无影刀售价不菲，姑娘真是大手笔。”

薇宁手腕轻翻，将手中小巧的利刃收好，娉婷立在雪中，问道：“好说，不知几位找我有何贵干？”

纷纷雪粒飘落，五名大汉在陋巷中围着一个女子，若是不知情的人瞧见，定认为是碰上了歹人。尤其为首那名汉子面容冷肃，嘴唇一碰吐出冷血无情的三个字：“杀了你。”

薇宁却毫不惧怕，浅笑道：“我不信。”

“哦？为什么，说来听听。”

“第一，你们杀不了我。第二，若真要杀人，又怎么会杀意不盛呢？”所以她只是出手伤了那三个人，而不是致命一击。

“有道理，那么姑娘以为我们想干什么呢？”

你来我往几句之后，似乎双方都已知道对方的身份。薇宁轻轻一笑，道：“何必要我猜呢，我向来欣赏行事磊落干脆的人，不如还是你来告诉我，你们是谁，找我有何事？”

“在下是长青会的人，贱名不足挂齿，今日不过是想邀姑娘去个地方，见一个人。”

她果然没有猜错，这些人哪里会是三京馆那些女学子能寻来的，长青会过了这么久才找来，行事也太过谨慎了。

奉都城一处不起眼儿的宅子里，薇宁被请入室内。乍一进去没看到房中有人，她眯了眯眼，才发觉淡淡黄纱后坐着一名高绾发髻的女子。

适才将薇宁带来此处的人躬身退出去，还顺手带上了门。一时间眼前微暗，薇宁心头微紧，藏于袖中的利刃悄悄滑到腕间。

“别怕，是我。”

黄纱后的女人缓缓走出来。听到熟悉的声音，薇宁挑眉微诧，待看清楚女人的面容后，她即刻镇定下来，“长青会行事果然出人意料，原来是你！”